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雾都孤儿

Wu Dou Gu Er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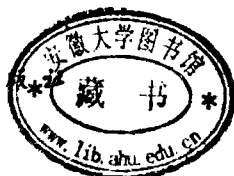
• 青少版 •

# 雾都孤儿

原著：[英]狄更斯

改写：祁 炽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雾都孤儿——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管春林 效果制作:廖峰

缩写:祁焱 责任编辑:曹欣渊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6.25

2001年1月第一版 200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10 000

ISBN 7-5322-2656-5/J·2535

定价:8.50元

## 前 言

狄更斯（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一生写有十多部长篇小说，他写作《雾都孤儿》时，年仅二十五岁。

孤儿奥立弗·退斯特本是上流社会一个有钱人家的私生子，他年轻的母亲因长期得不到关爱，只身一人饱经跋涉、思虑之苦，在生下他后就辞世了。他来到人世后，从未得到过母爱和家庭的温暖，在当时所谓的慈善机构济贫院里过着地狱一般的凄苦生活，九岁即被送进一家棺材店当学徒。他在那里因忍受不了虐待和欺侮，在遭受一次毒打后，即连夜逃了出去。在去伦敦的路上被小偷所骗，一进城便身陷贼窟，强盗头子一心要把他训练成一个小偷，但生性纯良的奥立弗却怎么也不肯就范。他们第一次带他上街行窃，想拖他下水，用转移目标的办法，使他被无辜扭送警察局，幸遇其父生前好友布朗罗先生，将其搭救到了他家里。他不幸再次身陷贼窟后，费根鼓动大强盗赛克斯，胁迫他参加一次远行盗窃，事败后他身中一弹，挣扎在死亡线上，又幸遇露丝小姐和梅里夫人，她们以极大的爱心收留并救活了他。就在这时候，奥立弗同父异母的哥哥、已经成为江湖大盗的蒙克斯同费根勾结上了。奥立

NAO 23/08

弗虽是非婚生子，却是真挚、热烈爱情的结晶，其母面容姣好且天性高尚。蒙克斯则是一桩利益交易婚姻的产物，那桩婚姻牺牲了其父的个人幸福。他自幼顽劣，其母又带着仇恨之心对他进行了错误的调教。他设法弄到和销毁了反映奥立弗父母真实关系的证据。他向费根许以重金，要后者把奥立弗教唆成盗窃犯，并最终让他被挂上绞刑架，以达到他独占遗产和发泄心头之愤的目的。自幼沦入贼丛、天良尚未泯灭的南茜姑娘同情小奥立弗，冒着生命危险向露丝小姐和布朗罗先生报告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回去后即惨遭杀害。布朗罗先生用智谋迫使蒙克斯对其阴谋一一招认。奥立弗的身世大白于天下。关于露丝小姐身世的一些疑点也终获澄清，哈利甘愿放弃他原本可以得到的财产和权势，同她喜结良缘。赛克斯和费根都落到了应得的下场。奥立弗得到一笔遗产，被布朗罗认作义子，同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居住在一起，过着幸福、自在的生活。

小说描写和反映了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乖谬的斗争，赞扬了人们天性中的正直与善良，也揭露、抨击了当时英国一些慈善机构的虚伪和治安警察的专横。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拍摄成多种电影、电视片，放映和播映，影响广泛、深远。

编 者

2000年10月

## 目 录

\*—————\*

- 1 奥立弗的降生..... (1)
- 2 挤泪告别寄养所..... (3)
- 3 “不，我还要。”..... (8)
- 4 差一点当上扫烟囱工..... (12)
- 5 他被送进了棺材店..... (16)
- 6 小送殡人..... (20)
- 7 奥立弗终于挥拳而起..... (23)

8 从棺材店出逃 .....	(27)
9 去伦敦途中 .....	(30)
10 误入贼窟 .....	(34)
11 “先生，不是我。” .....	(40)
12 他和她像极了 .....	(44)
13 他会回来吗 .....	(48)
14 南茜把他拉去 .....	(53)
15 再次身陷贼窟 .....	(57)
16 大人物诽谤小孤儿 .....	(62)
17 教唆和引诱 .....	(65)
18 贼窟里的密谋策划 .....	(70)
19 远征行窃 .....	(77)
20 她说出了一个秘密 .....	(82)
21 神秘的蒙克斯 .....	(86)

- 22 向被偷盗之家求救..... (93)
- 23 充满爱心的家庭..... (97)
- 24 医生巧言骗警探..... (102)
- 25 在乡下别墅..... (107)
- 26 酒店巧遇..... (113)
- 27 秘密交易..... (117)
- 28 南茜拜访露丝..... (122)
- 29 老绅士的智谋..... (129)
- 30 费根的如意算盘..... (133)
- 31 伦敦桥下..... (137)
- 32 南茜之死..... (142)
- 33 蒙克斯被迫招认..... (147)
- 34 追捕赛克斯..... (156)
- 35 重返出生地..... (162)



36 费根的最后一夜.....(171)

37 去向和结局.....(175)



## 1 奥立弗的降生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首都伦敦附近的一个市镇上，有一个由教会兴办的公共慈善机构——济贫院。这种机构当时已遍布各大小城镇。这天夜里，一位年轻的孕妇，被人抬着送进了济贫院。不多久，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当时这里只有一位教区医生和济贫院收容的一位老妇人。有一会儿工夫，这个小生命躺在一块小小的褥垫上喘个不停，一分多钟后，他终于打了一个喷嚏，哇哇地哭出声来。

那位年轻女子躺在婴儿身旁，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从枕头上仰起面孔，用微弱的声音透出几个字来：

“让我——看一看——孩子——再死吧。”

医生走近床前，态度和善地对她说：“不，你不会死的。”

“上帝保佑，可不能让她现在就死。”充当护士的老妇人也插嘴说，“姑娘，还是想一想做母亲的滋味吧。瞧，多可爱的小乖乖。想一想吧！”

产妇摇了摇头，向婴儿伸出两只手。医生把婴儿放到她怀



里。她用冰凉苍白的嘴唇热烈地吻婴儿的前额，双手抹了抹脸上的泪珠，眼睛露出狂乱的异光，向周围看看，打一个寒颤，身子朝后一仰——她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和她的孩子。

医生和老妇人给她揉胸、擦手、搓太阳穴，可是她的血液已经不再流动了。在这之前，她看不到希望、得不到安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他们只好摇头叹息。

医生戴上手套后对老妇人说道：“这小家伙很可能不太安生。他闹得厉害，你就给他喂一点粥。”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时在床边停了片刻，又说道：“这姑娘面目清秀。她从哪儿来？”

“她是昨天晚上被人抬到这里来的。”老妇人回答说，“有人发现她躺在街上。她的鞋子都磨破了，看来她是赶了好一段路了。没有谁知道她从哪儿来，要上哪儿去。”

医生向死者俯下身去，抬起她的左手看了看，摇了摇头说：“又是老故事。没有结婚戒指。唉！”

原来，这个小男孩是一个私生子。

老妇人给婴儿套上了一件旧白布衫，贴上了一个标签，——他成为一个由教会教养、由济贫院收容的孤儿，一个将吃不饱也饿不死的卑微苦工，注定了要在世间尝老拳、挨巴掌，遭受所有人的歧视而得不到任何人的怜悯。

这个小奥立弗、这个婴儿哭得相当起劲。他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孤儿，知道自己的命运将看董事和济贫专员是否能发慈悲而定，恐怕还会哭得更响、更凶哩。



## 2 挤泪告别寄养所

在此后的八至十个月内，奥立弗靠老妇人用奶瓶喂稀粥养活。再往后，济贫院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提供他所需要的抚养，教区当局决定把他安排到三英里外的寄养所去，那是济贫院的一个分部。这里收养着二三十个无依无靠的小孩，他们就整天爬在地上打滚。

这些小孩由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负责看养。在这里，每个孩子一星期有七个半便士的伙食费，这足够他们吃得饱饱的了。这个女人相当精明，办事老到，知道怎样对孩子有利，更清楚怎样对她自己有利。她把每周生活费的大部分拨归自己受用，留给那些正在长身体的孤儿的份额大大低于规定标准。他们只能靠数量少到极点、营养差到极点的食物维持生存。他们十个中往往有八个半会在饥寒交迫之下病倒，或出现其他危险情况，以至一个接一个地到天国去同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先人团聚去了。

当偶尔有人发现这些孩子的非正常死亡时，教区也举行审讯，由有关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可能会突发奇想地提出一些问题，



或者教区居民会群情激愤地联名抗议。最后呢，由教区医生照例对尸体进行解剖，说小孩肚子里没有带毒食物；教区干事宣誓提供证词，说这些小孩被看养得很好。到了教区理事会定期来视察时，总是有人提前一天来通知麦恩太太，到时候这些孩子们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齐齐整整，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种寄养制度当然不会结出什么好果子来。在奥立弗满九岁的那一天，他苍白而瘦弱，个子既矮，腰围又细。但天性或遗传却在他的胸膛里播下一颗善良而坚毅的心灵。也许因为这里营养太差，他的心灵反倒因此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这天他满九岁，他的生日是在一个煤窖里渡过的。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干完活后居然敢放肆地喊肚子饿了，于是在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顿之后，三个人都被禁闭起来。

也真凑巧，教区干事这时突然降临了，麦恩太太吓了一大跳，他看见邦布尔先生正在费力地拨开菜园大门上的小门。

“仁慈的上帝！是你啊，邦布尔先生？”麦恩太太从窗子里伸出头去说，装出一付喜出望外的神情。她回过头来，小声地吩咐一个叫苏珊的孩子：“赶快把奥立弗他们三个带到楼上去，立刻把他们洗洗干净！”她又伸出头去继续说话：“我的老天！说真的，看到你我高兴极了，邦布尔先生！”

邦布尔先生是个胖子，性情很暴躁，对麦恩太太如此亲昵的招呼他不但没有搭理，还把那扇小门恶狠狠地摇了几下，然后再赏它一脚——除了教区干事，任谁也踢不出这样的一脚来！

“天哪！真糟糕，”麦恩太太说着从室内奔了出去，这时三个孩子已经被打发走了，“真糟糕！我竟忘了大门从里边开着呢，这都是为了那些可爱的孩子！请进，先生；请进，邦布尔先生；请，先生。”

麦恩太太一连声卑恭地邀请，还伴以令人心软的屈膝礼，这位干事却丝毫不为之所动。

“麦恩太太，教区的公职人员为公务到此地来，你竟把人家关在菜园门外让人家等着，这难道礼貌或得体吗？”邦布尔先生握紧藤杖提出质问。“麦恩太太，难道你忘了自己身负教区的委托，而且是领薪金的？”

“邦布尔先生，我刚才只不过在告诉几个可爱的孩子，说你来了，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你。”麦恩太太极其恭顺地回答。

邦布尔先生一向自认为口才出众，身价很高。现在既然口才已经显示，身价又告确立，他的火气也就慢慢退了下来。

麦恩太太把干事引进一间方砖铺地的小客厅，为他摆好一把椅子，殷勤地把他的三角帽和藤杖放在他面前的桌上。邦布尔先生坐下来，洋洋自得地向三角帽看了一眼，面露笑容。麦恩太太倒上一杯杜松子酒，掺进一点儿凉水和一块糖，用甜得迷人的语调说：“怎么样，只来那么一小口？”

“你也给孩子们喝吗？”邦布尔先生问。

“是我常备在这里，有孩子身体不舒服，我就加一点在达菲糖浆里给他们喝。”这位保育妇说，“虽然价钱很贵，我还是买给他们喝的。我不忍心眼看他们吃苦啊，邦布尔先生。”

“好的，”邦布尔先生表示称许，“你是个好心肠的女人，有一颗慈母之心。我一有机会就向理事会汇报，麦恩太太。”

他一口喝下半杯杜松子酒，然后掏出一只皮夹说：“现在谈公事。那个叫奥立弗·退斯特的孩子今天九足岁了。”

“愿上帝保佑他！”麦恩太太插了一句，同时用围裙角把左眼揉得通红。

邦布尔告诉她，教区当局出了十镑赏格，后来又提高到二十



镑，并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未能查明他的父亲是谁，也没有查明他的母亲的住址、姓名和身份。

麦恩太太感到惊讶，想了一会儿说：“那么，他又怎么会有姓的呢？”

邦布尔告诉他，那是他发明的方法。上一个轮到 S，就叫他姓斯瓦布尔 (Swubble)。这一个轮到 T，就叫他姓退斯特 (Twist)。26 个不同的字母开头的姓氏用完了，再从头轮起。

“你的文才真了不起，先生！”麦恩太太说。

“唔，唔，”教区干事听了很得意，“也许如此，也许如此，麦恩太太。”他把一杯掺水杜松子酒喝完了，又说：“奥立弗现今长大了，留在此地已不合适，理事会决定把他领回济贫院，叫我亲自来办这件事。”

麦恩太太当即离开客厅，给奥立弗擦去了脸上和手上的一层污垢，然后带了出来，叫他给邦布尔鞠躬。

“你愿意跟我去吗，奥立弗？”邦布尔先生用庄严的语调问。

奥立弗正想说他十分乐意跟任何人离开此地，可是抬头一看，只见麦恩太太站在干事所坐的椅子背后，带着一脸凶相在向他扬拳头。他立即领会这一暗示的意思，因为拳头落在他身上的次数太多了，不可能不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是不是和我一起去？”可怜的奥立弗问。

“不，她走不开，”邦布尔先生说，“不过有时候她会去看看你的。”

奥立弗年纪虽小，却很有灵性，会装出一副非常舍不得离开的样子，挤出几滴眼泪在他并不难。他想到平时的饥饿和刚才受到的虐待，他甚至哭得极为自然。麦恩太太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抚摸着，临别时还送给了他一片黄油面包哩。

奥立弗手里拿着一片面包，头上戴着教区施舍的棕色布帽，跟着邦布尔先生离开了寄养所。他在这里渡过的幼年是这样阴暗，始终没有被一句亲切的话语或一道亲切的眼光所照亮过。但是，当那所房子的大门在他后面关上时，他却抑制不住一阵孩子气的伤悲。从此同他分手的那些共过患难的小伙伴不管有时有多可恶，他们毕竟是他仅有的朋友。一种掉进茫茫人海的孤独感第一次渗入这孩子心中。







### 3 “不，我还要。”

邦布尔先生跨着大步朝前走，小奥立弗牢牢抓住干事金线饰边的衣袖翻口，在他身旁小跑步，好不容易才算来到了济贫院。

奥立弗刚刚吃完第二片面包，邦布尔就回来通知他说，今晚正在开教区理事会，理事们要他马上就去。

“理事”是怎么回事，奥立弗不了解，他正在那里发愣，拿不定主意该笑还是该哭，这时邦布尔先生已经用藤杖在他头上敲了一下，让他清醒清醒，另一下敲在背脊上，叫他振作起来，然后把他带进一间墙壁粉刷过的大屋子，那里有十来位肥胖的绅士围坐在一张桌旁。坐在首席的一张高圈椅上的绅士格外肥胖，脸盘子很圆很红。

“向理事会鞠躬。”邦布尔说。奥立弗抹去了挂在眼角的泪珠，规规矩矩地面向桌子鞠了一躬。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坐在高椅里的绅士问。

奥立弗看到这么多绅士，吓得直哆嗦；干事从后面又敲了他一下，于是他索性哭了。这样，他回答的声音非常轻，而且很犹